

2 二十鎮與馮玉祥

一八九四年甲午戰爭後，在一批著名洋務派人士如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等的推動下，清廷決定建立一支現代新式陸軍，重固國防。一八九五年十二月，袁世凱奉光緒帝旨，接管駐紮天津小站之定武軍（其前身為淮軍），訓練並擴編成新建陸軍，簡稱新軍。庚子之亂後，袁世凱就任北洋大臣，將原有之新建陸軍擴編為北洋陸軍，簡稱北洋軍，初建六鎮（相當師），成為中國第一支現代化國防軍。一九〇七年，全國擬定統一編制陸軍三十六鎮，但至清亡，北洋陸軍只編了八個鎮，即第一至第六鎮及第二十鎮、第二十三鎮。

按「北洋陸軍」營制：每鎮轄步隊（步兵）二協（相當旅），馬隊（騎兵）、炮隊（炮兵）各一標（相當團），工程、輜重各一營，衛生一隊、軍樂一隊，加之號兵、伙夫、長夫等雜役人員，

每鎮定員一萬二千五百一十二人；每協轄步隊二標；每標轄三營；每營轄前、後、左、右（即一、二、三、四）四隊（相當連）；每隊轄左、中、右（即一、二、三）三哨（相當排）；每哨轄一、二、三三棚（相當班）；每棚目兵十四名（正兵四人，副兵八人）。

北洋陸軍各級官長：鎮為統制官（相當師長）；協與標為統領官（相當旅長、團長）；營為管帶官（相當營長）；隊為隊領官（相當連長）；哨為哨長（相當排長）；棚有正目、副目各一名（相當班長、副班長）。以上是正式階級職別，但一般口頭上不這樣稱呼。口頭上，營副以上統稱「大人」，哨官以下統稱「老爺」，司書、書記稱「師爺」。正、副目稱「棚頭」，士兵一律叫「老總」。

北洋陸軍採用德、日兩國軍制與訓練方法，



袁世凱與部分北洋新軍高級將領。
前排：王士珍（左一）、馮國璋（左二）、袁世凱（左三）、曹錕（左五）。後排：段祺瑞（左二）。

裝備全部是由國外購買的火炮及槍械，同時聘請外國軍事教官訓練軍隊。官兵軍服仿歐式，為藍色（後改為土黃色），標紅色徽號。軍官帽檐加標軍階級別。

第二十鎮的前身是一九〇七年由駐北京南苑的第六鎮與駐山東的第五鎮各抽一標編練而成的陸軍第一混成協。因此在第二十鎮中有來自山東第七十九標的王金銘、石敬亭，也有來自北京第八十標的馮玉祥、李鳴鐘、鹿鍾麟等直隸人。同年六月，第三鎮（統制官曹錕）、第一混成協（協統王化東）及第二混成協（協統王汝賢）隨同新任東三省總督徐世昌開赴東北，分駐新民府、奉天大本營和吉林。時任第一混成協第八十標第三營督隊官的馮玉祥即駐新民府。一九〇九年十二月，清廷在第一混成協的基礎上，併入奉天第一標、第二標，再略事增補，建立了第二十鎮，原第一混成協改編為第四十協，原奉天第一標、第二標改編為第三十九協。第二十鎮第一任統制官為陳宦。

陳宦（一八七一—一九四三），字二庵，湖北省安陸縣人。畢業於湖北武備學堂及日本士官學校，袁世凱心腹大將。一九一五年，陳任四川將軍，馮玉祥率第十六混成旅隨其入川。

第二十鎮是北洋軍的基本武力之一。其炮標擁有七先半陸野炮十八尊；過山炮三十六尊，其中有德國克虜伯軍工廠一九〇四年製造的過山炮十八尊，口徑七先半，射程四千二百五十米，另有漢陽兵工廠製造的過山炮十八尊，口徑五先半，射程四千八百米。槍械主要為六五口徑的日本造「三〇式」步馬槍和七九口徑的德國造「一八八八年式」帶刺刀之毛瑟步馬槍。

第四十協軍營位於新民府東郊，蓋「新民府比連蒙直，遼河中貫，接翼奉錦，引吭營大，四塞之冲，兵家所必據也。」^{（註一）}一九二五年，馮玉祥的盟友郭松齡氏發動倒奉之戰，就在新民府附近的巨流河會戰中兵敗身亡。

第四十協軍營是一座相當堅固的營盤，完全按照全國新軍統一《營舍制略》建造。軍營四周圍以土牆，呈正方形，邊長三、四百丈，牆高一丈二尺，牆基闊三丈，牆頭闊一丈五尺，圍牆內有「打靶檔」，儼然一座城堡。軍營大門開在西牆，營區中心是協統衙門，東、西兩側是標統住所。南、北有平行排列的步兵兵棚六排，駐六營步兵。衙門北面有炮隊營、馬隊營、工程隊、輜重隊和軍醫院。西南角設有彈藥庫。出西大門，建有「勸忠祠」，每年陣亡的官兵名列於內，歲時祭典。

韓復榘能在中國第一支新式軍隊——北洋軍中開始他的戎馬生涯，當是十分幸運。陸軍第二十鎮武器精良、訓練有素、思想活躍、人才濟濟，由此培養和造就出許多中國軍政界的著名人物。韓復榘在此接受的軍事教育和訓練，為他日後成長為一名傑出的軍事將領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韓復榘在此接觸到新思想，開闊了視野，結交了很多出類拔萃的血性男兒，為他以後的發展提供了良好條件。更幸運的是，韓復榘從一名副兵開始，便與馮玉祥結下不解之緣。馮氏一生不甘平庸、自強不息，以天下為己任的英雄氣概，以及他在治軍練兵方面的獨到之處，對韓的思想

（註一）《新民府志》，清宣統元年版。

方法和行為方式都產生了深刻影響。

第三營督隊官馮玉祥祖籍安徽省巢縣，一八八二年十一月六日出生在直隸青縣興集濟鎮，長韓復榘九歲。馮氏家境貧寒，父親是「練軍」的一位哨官（連長），駐軍保定，位卑薪薄。一八八五年，馮三歲時舉家遷居保定府城東的康各莊，從此保定就成了馮的第二故鄉，馮說話也帶著濃厚的保定口音。

馮玉祥幼年唯讀過兩年私塾。一八九八年，馮十六歲時在父親所在的練軍營中補了兵，由於他身材高大，聲音宏亮，不久便當上代替長官喊口令的教習，「馮大個兒」之稱自此而始。

馮玉祥與同在一個「棚」（班）裡當兵的兩條漢子結為異姓兄弟，一位叫趙席聘，一位是谷良友，論齒序，趙居長兄，谷排次兄，馮為么弟。

趙席聘（一八七八—一九五七），字國珍，直隸保定人，與馮玉祥是同鄉，且長馮四歲。一九〇五年，馮在北洋陸軍第六鎮任隊官（連長）時，趙副之；一九〇八年，馮在第二十鎮任第三營督隊官（副營長），趙任該營哨長。趙又與西北軍高級將領劉郁芬係姑表兄弟，此後長期追隨馮、劉，官至師長。趙後來身體發福，在軍中有了「趙大肚子」的綽號。趙席聘隨劉郁芬於甘肅任職期間，在平定河州回民暴動中，燒毀伊斯蘭教勝地八坊鎮，使回漢仇殺更加慘烈，惹下亂子。直到一九四九年後，當地回族上層人士仍不依不饒，堅持要向政府狀告他。

谷良友（一八八一—一九三四），字心志，山東巨野人，因家中兄弟排行第三，人皆稱之「谷

三先生」。谷因家貧，隻身跑到直隸保定吃糧當兵。谷乃一山東大漢，性情暴烈，又兼有一身好拳腳，營中弟兄皆懼之。馮玉祥弱冠時雖身材高大，卻秉性敦厚，嗜好讀書。同棚裡的「兵油子」以其老實可欺，聚賭時令馮在外站崗放哨；馮練習毛筆字時，他們故意晃動桌子；馮夜間在燈下讀書，彼輩乃指責其浪費燈油，影響別人睡覺；偶爾營中改善伙食吃麵條，眾人一擁而上把麵條撈光，輪到馮時，桶裡只剩下麵湯。谷素豪俠，逢此必為馮打抱不平。每當吃麵條時，谷就搶先一步，給馮撈一大碗稠的，之後眾人方敢近前。一九〇一年，「練軍」改編為「淮軍」，谷因是外鄉人而被裁汰（當時「練軍」皆為本地人，且多為「父子兵」）。當時馮的兄長在山東曹州府縣隊任職，馮便舉薦谷前往其兄長處當差。

馮玉祥還有一位同棚正目，名叫尤鶴亭，亦直隸保定人，有點文化，喜看《三國演義》、《東周列國志》和《聊齋志異》之類小說。每逢操課之餘，馮必請尤教他認字讀書，尤亦熱心助他。尤鶴亭以後離隊歸鄉為民。馮在湖南常德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長時，又把尤請到軍中，給官兵講《三國演義》。尤說書活靈活現，頗受官兵歡迎。以後尤就留在軍營，成了隨軍說書先生，大家開玩笑叫他「瞎話簍子」。韓復榘就愛聽他說「瞎話」。

一九〇一年，「練軍」改編為「淮軍」，仍駐保定府。馮玉祥此間又得一位同棚好友，名曰尚得勝（該名字顯然是補兵時官長當場起的），此人後來在西北軍長期擔任兵工廠廠長。

馮玉祥厭惡「淮軍」之腐敗而另圖發展。一九〇二年三月，馮改投駐天津附近韓家墅的袁世

凱武衛右軍（新建陸軍），在第三營左隊右哨六棚補了一名正兵；十月，升任四棚副目（副班長）；一九〇三年四月，升任四棚正目；十二月，升任三營左隊右哨哨長（排長）。與此同時，就在馮當初擔任正目的那個棚（三營左隊右哨四棚）裡，又補了一名新兵，這位新兵就是後來西北軍的建軍元老李鳴鐘。

李鳴鐘（一八八六一一九四九），字曉東，河南省沈邱縣人，幼讀私塾，後入縣立小學，十七歲來到天津附近的韓家墅，投奔在武右衛軍擔任下級軍官的二哥李銘鋁，在新建陸軍補一名新兵。巧的是，其頂頭上司就是右哨哨長馮玉祥。李是第十六混成旅第一任模範連連長，該連為西北軍培養和輸送了兩代最優秀的戰地指揮官。

一九〇五年三月，武衛右軍改組為北洋陸軍第六鎮，移駐北京南苑。馮玉祥調第六鎮（統制官段祺瑞）第十一協（協統陸建章）第二十四標（標統王化東）第三營任司務長。

其間，第十一協協統陸建章特別垂青馮玉祥，即以其夫人劉氏之宗侄女劉德貞妻之，馮得陸氏知遇之恩，為其日後的發展鋪平了道路。如此，陸便成了馮的內姑丈。

陸建章（一八六二—一九一六），字朗齋，安徽省蒙城縣人，畢業於北洋武備學堂第一期，與段祺瑞、王士珍、馮國璋、曹錕等為同期同學。陸足智多謀，受知於袁世凱，在北洋武人中有「諸葛」之稱號。

八月，馮玉祥升任第二十四標第二營後隊隊官。馮在不到三年的時間，連升四級，由一名士

兵成為連長。

一九〇六年四月，第十一協學兵營補了一名學兵，此人正是日後大名鼎鼎的鹿鍾麟。

鹿鍾麟（一八八四—一九六六），字瑞伯，直隸定縣人，幼年讀鄉學，後在本縣羅莊鋪村小學任教員，二十二歲來到北京南苑參軍，當一名學兵。鹿以後在西北軍中成為馮玉祥最得力的助手。韓復榘從團長到旅長期間，鹿一直是其頂頭上司，無怪乎鹿常對人語：「韓復榘是我的人呢！」

與此同時，第二十四標也補了兩名副兵，一名叫陳毓耀，一名叫許驤雲。

陳毓耀，字一齋，河南省舞陽縣人，嗣後在西北軍歷任旅長、師長、軍長。陳不僅是一位沙場上的戰將，還是一位業餘文物收藏家，即使是行軍、作戰，也不忘收集古董，因此在軍中有了「陳古董」的雅號。

許驤雲（一八八八—一九六五），字明山，河南省湯陰縣人，以後在西北軍任旅長、副師長、鄭州警備司令及馮玉祥的副官長。許精通鐵路調度，也擔任過第二集團軍運輸司令和京漢鐵路局局長。許是號兵出身，是營中第一司號手，每天早上吹起床號，因此在軍中有了「許小雞」的綽號。許同張維璽是結拜的盟兄弟，與韓復榘私交也甚好。

北京南苑軍營門口有一個擺紙菸攤的，名叫鄧長耀，字鑑三，直隸靜海人，原是一位落魄的秀才，曾學過醫術。馮玉祥主動與他結識，虛心向他學習古文，以師禮事之。直到馮在第一混成

協任督隊官時，方將他介紹到營中任軍醫官，從此鄧長期追隨馮，曾任綏遠民政廳長、陝西省民政廳長，一度代理陝西省政府主席。鄧體胖，鼻子下留著兩撇尖端向上翹的八字鬚，頗神氣。馮玉祥五原誓師之後，派鄧代表他去蘭州宣講其革命新思想。鄧在蘭州東校場站一張大方桌上，對全體在蘭軍政人員講話。為顯示革命氣象，一向身著長袍的他改作一身短打扮，頭戴一頂小帽。他說：「我現在要向大家講話了，在講的時候，我就不是我了，是馮總司令了……」四座皆驚。^(註二)鄧擔任陝西省民政廳長期間，熱衷於婦女放足工作，除自編放足鼓詞及快板外，還經常作以婦女放足為主題的演講，邊講邊唱邊表演，講到動情處，還會痛哭流涕。^(註三)鄧會唱一口北京大鼓書，人稱「鄧大鼓」。

一九〇七年初，由駐北京南苑的第六鎮與駐山東的第五鎮各抽一標編練而成陸軍第一混成協，馮玉祥升任該協第八十標第三營督隊官（營副）。六月，第一混成協隨同新任東三省總督徐世昌開赴東北，駐軍遼寧新民府。新民府是遼河西岸京奉線上的一個重要商埠。

是時，一位闖關東的山東青年農民在新民府第一混成協學兵營補一名學兵，此人即王冠軍。王冠軍（一八八九—一九七五），字紹常，山東省濰澤縣人。王在韓復榘入伍那年，即一九一〇年從學兵營畢業，赴雲南陸軍第十九鎮任哨長。一九一六年九月，王因老關係在直隸廊

（註二）張壽齡：〈在西北軍集團八年〉，《西北軍集團軍政密檔》，第五十二頁。

（註三）米暫沉：〈馮玉祥及其西北軍在陝西〉，《西北軍集團軍政密檔》，第一百頁。

坊加入馮玉祥第十六混成旅，以後在西北軍擔任師長。韓復榘主魯期間，王任曹縣縣長、山東鄉村設計院副院長。

新民府有一座美國長老會所建教堂，一次馮玉祥進去聽中國牧師劉岳主講基督教教義：《基督的自由、平等、博愛》，很受感動，遂對基督教產生興趣。

馮玉祥與第八十標二營右隊隊官鄭金聲、三營左隊隊官邱山寧、七十九標第一營副王金銘、第二營副施從雲過從甚密。

鄭金聲（一八七九—一九二八），字振堂，山東曆城人，與馮為換帖盟兄弟，後在西北軍歷任師長、軍長。一九二八年十月，鄭在北伐戰爭中，被張宗昌直魯聯軍俘獲殺害。以後馮在泰山修「五賢祠」紀念之。鄭為人仗義豪爽，與韓復榘私交甚篤。韓任山東省政府主席時期，鄭之侄鄭繼成任山東省政府參議。

邱山寧（一八七四—？），又名邱斌，山東曆城人，與鄭金聲同鄉，一九〇八年十二月畢業於保定陸軍部軍官學堂第二期。邱「短小精悍」、「為人極有血性，真誠爽直」（馮玉祥語），後在馮玉祥第十六混成旅任參謀長，旋因與馮發生爭執，掛冠而去。韓復榘脫離西北軍後，邱憑其資望，曾一度擔任馮、韓之間的聯絡人。

王金銘與施從雲都是從山東第五鎮調來的軍官，與馮玉祥軍階相同，並與馮等組織「武學研究會」，藉以開展革命活動。

王金銘（一八八〇—一九一二），字子箴，山東武成人。早年為武衛軍學兵，累遷至新軍二十鎮二營管帶。

施從雲（一八八〇—一九一二），字燮卿，安徽桐城人。清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前往直隸投軍，不久入保定將弁學堂。畢業後，分至新軍第五鎮十八標任排長。光緒三十四年，徐世昌出任東三省總督，施調入第一混成協七十九標，隨徐世昌去東北，駐防新民府。

一九二二年一月，王金銘、施從雲與馮玉祥、張之江、李鳴鐘、張樹聲、韓復榘等共同發動辛亥灤州起義未果，王、施壯烈犧牲。一九三六年，由馮發起，韓復榘、宋哲元襄贊，在北京西郊溫泉附近為灤州起義死難烈士修建紀念陵園。韓親自為紀念碑撰寫〈辛亥革命先烈衣冠塚銘並序〉。

馮玉祥在第一混成協第七十九標還認識了一位當時尚名不見經傳的哨長石敬亭。

石敬亭（一八八四—一九六九），字筱山，山東省利津縣人，來自第五鎮第十八標，其人城府深、口才好，嗣後加入西北軍，主要工作就是訓練軍隊，整肅內部，一度被馮氏倚為股肱，權勢顯赫。

馮玉祥還交了兩位馬隊的朋友，一位是張之江，一位是張樹聲。

第一混成協第八十標馬隊營有著名的「馬隊三張」，即張之江、張樹聲和張憲廷，皆為馬隊隊官。

張之江（一八八二—一九六六），字紫岷，號子姜，直隸鹽山人，清末童生，與馮玉祥同庚，是一位非常傳統的北洋軍人，以後成為西北軍第二號人物，一度代理西北軍總司令。

張樹聲（一八八三—一九四九），字俊傑，直隸滄州人，是幫會中的大老，據說輩分頗高，在江湖上名氣很大，日後成為馮軍第一任騎兵團長，韓復榘曾一度接替他擔任這個職務。

一九〇八年，二十一歲的劉驥（字菊村，湖北省江夏縣人）自家鄉來到關外新民府，投奔其三哥——第二十鎮參謀長劉一清，在第一混成協第八十標第三營補一名副兵。劉係中學畢業，有文化，又有背景，不久便擔任司書，旋又提升為營參謀官。劉嗣後在西北軍長期擔任馮玉祥的幕僚長。

一九一〇年（宣統二年）四月，馮玉祥前往山東參觀第五鎮校閱，其間曾見到久別之盟兄谷良友。馮在其回憶錄《我的生活》中，對此有一段繪聲繪色的敘述：

「五月初六日，我動身到曹州去。因為家兄在曹州府帶縣隊，我們已多年不見。他聽說我到了濟南，特意派了谷良友兄來，接我去敘敘。我們坐的是山東流行的一種二把手小車。出濟南，走東平州大路直奔曹州府。在小車上，他坐一邊，我坐一邊。車子吱吱呦呦地響著，倒很有趣。……過了鉅野，就到谷莊，這是谷良友兄的故鄉。我們下了車，走到一片場院裡休息。谷良友兄臨時拆了一扇門板，權且代替了桌子，又搬了幾塊磚頭，疊起來當凳子坐。吃飯吃的是烙餅

捲雞子，又炒了一碗豆芽，拌了一大碗黃瓜。」（註四）

馮玉祥在曹州家兄處住了六、七天，谷良友又騎馬送馮到開封，二人灑淚而別。分手前，馮鄭重邀請谷到關外與其共創一番事業。

五月中旬，馮回到新民府軍營，正趕上第一混成協招募新兵。

六月，韓復榘在新民府中央陸軍第一混成協第八十標第三營補一名副兵，馮玉祥即是該營督隊官。

與韓復榘同時補兵的還有馬式彬和馮安邦（後者在第一營補兵）。

馬式彬（一八九〇—一九六六），字雅齋，河南省項城縣人，因家貧，流浪關外，終於碰到一個吃糧當兵的機會。其後在西北軍歷任旅長、師長。一九三六年，馮玉祥在南京就任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馬在馮身邊任參議。

馮安邦（一八八五—一九三八），字化民，山東省無棣縣人，嗣後在西北軍擔任師長。一九三八年三月，馮任第四十二軍軍長；四月，參加台兒莊會戰；九月，在大別山區與日軍作戰，壯烈犧牲。馮安邦與孫連仲是連襟。

不久，谷良友如約自山東來到新民府投奔馮玉祥，在第八十標第三營任哨長。

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二歲的學兵張維璽（一八八九—一九四四）（字楚玉，山東省館陶縣

（註四） 馮玉祥：《我的生活》，第九十三頁，黑龍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第一版。

人）從東三省武備學堂學兵營前隊（隊官為刺殺良弼之著名革命黨人彭家珍）結業，在第二十鎮八十標第三營（馮玉祥）任正目，旋即提升為哨長；十八歲的學兵李忻（字顯堂，直隸省威縣人）在東三省武備學堂學兵營尚未結業，即在第三營任副目，旋即提升為正目。張、李在東三省武備學堂學兵營時即秘密加入同盟會，為聯絡二十鎮八十標的革命同志而同時進入馮玉祥第三營，後來二人都成為西北軍著名將領。張、李皆為韓復榘的摯友。

九月，奉天中路巡防營的獨立第一、二標與第一混成協合編為第二十鎮。獨立第一、二標改編為第三十九協；第一混成協改編為第四十協。馮玉祥升任第二十鎮四十協八十標第三營管帶，是年二十八歲。清新軍的「營」戰時可做為獨立的戰鬥單位，因此一營之管帶在軍中屬於實力派。

北洋陸軍第二十鎮

統制 陳宦（後易張紹曾、潘矩楹）

參謀長 劉一清

第三十九協（原奉天中路巡防營）

協統 伍祥楨

第七十七標（原獨立第一標）

標統 車震

第七十八標（原獨立第二標）

副官 鹿鍾麟

第四十協（第一混成協）

協統 王化東（後易潘矩楹、蕭廣傳）

第七十九標(原第五鎮第十八標) 標統 蕭廣傳(後易岳兆林)

第一營 管帶 王金銘

哨長 張振甲

第二營 管帶 施從雲

哨長 石敬亭

第三營 管帶 張建功

第八十標(原第六鎮第二十四標) 標統 范國璋

第一營 管帶 王石清

目兵 馮安邦

第二營 管帶 鄭金聲

第三營 管帶 馮玉祥

督隊附官 李鳴鐘

參謀官 劉驥

司書生 韓復榘

軍醫官 鄧長耀

隊官 邱山寧

馬隊第二十標

哨長 趙席聘、張維璽、谷良友

目兵 許驤雲、馬式彬、陳毓耀、李忻

馬隊營 管帶、陳寶龍

隊官 張之江、張樹聲、張憲廷

炮隊第二十標

工程隊第二十營

輜重隊第二十營

哨長 高震龍、戴錫九、孫諫聲

韓復榘的軍旅生涯是從一名副兵開始的。

新兵入伍一律換上土黃色仿歐式軍裝，辮子盤在頭頂上，扣在軍帽裡，帽頂隆起一個包，即魯迅所說的「富士山」。新兵先要學習如何打綁腿、打背包，如何繫皮帶、繫風紀扣；然後就是練習操法，從「立正」、「稍息」、「托槍」、「開步走」開始；接著便是隨著教習的口令，反復操練「步法」和「轉法」，皆係分解動作，要逐一糾正。最吃力的就是練習「拔慢步」，每個動作都要停留很久，新兵愈是站不穩，教習愈不下達進行下個動作的口令，任其「金雞獨立」，一站老半天。韓復榘入伍第一、二十天，腿都站腫了，晚上疼得上不了鋪。

兵丁晚上要睡「兵棚子」，一棚（班）人住一間營房，睡的是大通鋪，每人只占五十公分的地方，人擠人，夜間棚裡充滿著汗臭和腳臭味兒。每天早上士兵要跑步半小時，至收操時，軍衣及背包全被汗水浸透。

副兵不發槍，兩人一組，只發一條杠子，行軍時負責抬運軍資雜物。副兵除去例行的操練外，還要清理馬廄，打掃環境，並擔當其他雜務，苦不堪言。有軍諺道：「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你去抬杠子，我也沒有槍。」

當時軍隊裡盛行打罵教育，官佐、頭目對兵丁開口就罵，舉手就打，槍托、刺刀柄，手裡有什麼，就用什麼招呼，嘴裡還粗言穢語，無般不罵出口來。被打罵的兵丁絕不能申辯，更不敢頂嘴。兵丁日久習以為常，亦處之泰然，若某日未被打罵，反覺無趣。

新兵入伍之初還設學、術兩科訓練，先由官佐將「忠義之道」編成口訣，分授講解，時時考問，務使新兵人人通曉大義，立志報國；以後便從認字識圖開始，由官佐給兵丁講授一些簡單的典令、操法之類。不過韓復榘最喜歡的還是「雜技」課。所謂「雜技」，包括拳術、擲跤、拋球、踢球、翻杠子、舉土袋、耍石鎖之類。韓是個體育迷，對拳術、踢球和翻杠子情有獨衷。

經過三個月的新兵教育之後，新兵便加入老兵的行列，開始軍中正常生活和訓練，名曰「入大挑」。

第四十協設有「隨營學堂」。挑選軍中識字的目兵當學兵，每營二十名；以有學識的官佐擔

任教員，講授相當初級軍官水準的《步兵操典》、《射擊教範》及測算、輿圖、沙盤、棋兵等等。韓復榘負膽略，好談兵，對軍事學極感興趣，刻苦研習，課餘時分，經常獨自一人在沙盤、輿圖前揣摩攻守戰法。偶有心得，便記在紙箋上，以為備忘錄，裝在一隻布袋裡，美其名曰「錦囊妙計」。

八十標第三營管帶馮玉祥常來學堂授課，講的多是一些愛國、愛民、孝敬父母的道理。馮唯讀過兩年私塾，文化水準不高，但他好學不倦，講話通俗易懂，生動詼諧，頗受學兵歡迎，韓復榘對他十分崇拜。

韓復榘身材修長、體型消瘦；眼睛不大卻有神，目光中透著三分傲氣，給人一種冷峻的印象。韓平日不苟言笑、不怒而威，同棚的弟兄皆對他心存敬畏。但實際上，韓並非拒人於千里之外，他性格豪放大略、不拘小節、頗具燕趙遺風；平日雖阮囊羞澀，卻揮金如土，只要餉銀一到手，便立刻換了酒肉與眾兄弟分享。正是這種大大咧咧的秉性（西北軍中早有「大大咧咧的韓向方」之說）使他在眾袍澤中贏得了一個好人緣，故而交友甚多，其中谷良友、張維璽、李忻、許驤雲等與之過從最密。

兼通文墨而又極具個性的韓復榘早就引起管帶馮玉祥的注意，經過九個月的觀察，馮決定破格啟用韓復榘。

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三月，韓復榘由副兵提升為正兵，月餉銀四兩五錢；七月，升副目；

八月，因原營部司書劉驥調任營部參謀，韓越級（正目）升任營部司書，月餉銀十兩。在不到半年的時間，韓連升四級，由一名副兵破格提升為官佐，顯然是由於馮玉祥的特別垂青。

按清軍營制，司書屬最低一級官佐。每營設司書六名，其中管帶配二名，四位隊官各配一名。司書日常工作為文牘管理及繕錄等項。

韓復榘升任司書後，即調至營部當差，常侍管帶馮玉祥左右。



清新軍第二十鎮部分官兵

武衛右軍（新建陸軍）第三營左隊右哨四棚正目馮玉祥
（一九〇四年）



二十鎮第二任統制官張紹曾（一九一二年）



第二十鎮第四十協第八十標第三營參謀官劉驥



第二十鎮第四十協第八十標第三營軍醫官鄧長耀

